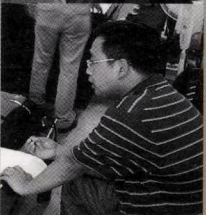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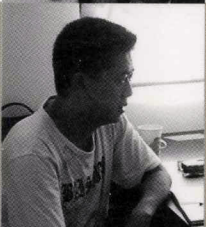


阿建  
著



# 在 难 中

深度访谈北川  
乡镇书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在难中

深度访谈北川  
乡镇书记

阿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阿建著.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014-5

I. 在… II. 阿…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0922号

责任编辑:脚 印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印制:王景林

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

阿建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7千字 开本680×1000毫米1/16 印张19 插页2

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978-7-02-007014-5

定价29.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Mental difficulties*

---

引 子 / 1

第一章 访谈北川禹里乡党委书记 陈国兴 / 5

北川的蝴蝶与蜻蜓

陈国兴访谈录

北川的表情

第二章 访谈北川陈家坝乡党委书记 赵海清 / 35

受伤的心

赵海清访谈录

承受之重

第三章 访谈北川漩坪乡党委书记 张康奇 / 75

一面国旗,一张合影

张康奇访谈录

“全家福”与数学题

第四章 访谈北川擂鼓镇党委书记 代学好 / 113

喧哗擂鼓镇

代学好访谈录

救心擂鼓

第五章 访谈北川通口镇党委书记 赵蓉 / 143

危险的湖

赵蓉访谈录

心中的堰塞湖

第六章 访谈北川白什乡党委书记 席增斌 / 177

征兆

席增斌访谈录

良心

第七章 访谈北川曲山镇党委书记 王安平 / 215

泰山崩于前

王安平访谈录

寂静的废墟

第八章 访谈北川墩上乡党委书记 陆桂全 / 247

北川之劫

陆桂全访谈录

走出旷野

第九章 含泪听吃语 / 273

C君访谈录

垂泪的吃语

尾声 穿过花朵向上走 / 289

千言万语(代后记) / 297

## 引 子

2008年7月26日下午，一个非常晴和的日子。我们陪同香港大学副校长周肇平一行，默立在北川县城上方三道拐。两山之间，即是那著名的北川县城遗址。阳光白得晃眼，县城上方笼罩着空灵般的静寂，只有蝉鸣和偶尔的一两声鸟叫。北川县接待办的小张向我们介绍说，每当天气晴朗，县城上空就会飘浮着许多金黄色的蝴蝶，轻轻盘旋，在阳光下十分美丽。她说，北川人相信，这些蝴蝶是已经去往天堂的遇难同胞舍不得美丽的家乡，回来看看。听了这话，让人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港大中国事务部副总监黎慧霞女士，一位年轻的大眼美女，红着一双泪眼，凝望着县城遗址。刚才一下车，她就泪流满面。满头银发的周肇平先生则自始至终表情凝重。

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未见到传说中的美丽蝴蝶，却突遇一阵山风袭来，风中夹带着几只蜻蜓，拍打人的衣衫。小张神色陡变，她说：“快走，要下雨了！”这是山里人的经验，蜻蜓乱飞，是下雨前的预兆。小张的草木皆兵，让我们隐约感到，平静蕴涵风暴，美丽暗藏杀机。

两个月后，9月24日的那场大雨，证明小张的惊慌不是空穴来风。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5·12”特大地震突发。

6月16日，“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绵阳工作站在绵阳市委党校挂牌成立。行动小组有一个计划，要在第一时间对“5·12”地震重灾区绵阳市276个乡镇中70%以上的党委书记进行一次深度访谈。实际

上最终完成了 260 个,访谈率达到了 94%以上。

之所以选择乡镇书记作为访谈对象,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乡镇是“5·12”特大地震受灾最重的地区;二是在中国最低层级政府中,乡镇书记是实际的决策者。我们需要知道,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乡镇党委书记们做了些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对“5·12”特大地震这段历史的一种特殊真实的记录方式,其价值日后当难以估量。

访谈组由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的周玲老师挂帅,北师大的三位硕士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绵阳市党校系统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协同参与此次访谈。周玲老师还专门对各县党校选派的老师进行了访谈前培训。

我们对 276 个乡镇按受灾程度进行了划分,地震重灾乡镇和唐家山堰塞湖受灾乡镇由工作站核心成员亲自访谈。北川县委党校在地震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已完全无力开展工作,北川县 20 个乡镇的访谈只能全部由我们工作站的人员担当。

我们是从外围开始,小心翼翼接近北川的。从绵阳到北川,不足 70 公里,我们迂回了 33 天。

6 月 18 日,我们访了第一位乡镇党委书记——江油市文胜乡王成。经涪城、游仙,过平武、安县……7 月 21 日,我们才来到北川,访北川羌族自治县安监局局长、原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们知道,北川是一块不可轻易触及之地。

北川县某位领导在一个公开场合曾说:“5·12”地震伤了北川人的皮肉,唐家山堰塞湖伤了北川人的筋骨,“9·24”泥石流伤了北川人的心!

我看过一组照片,拍摄人是唐家山所在地、曲山镇大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唐祖华。照片令人惊心展示出当初我们站在三道拐所看到的一切,如今都已经面目全非。北川在经历短暂的平静之后,再次惊心动魄。有人猜想,这就是压垮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继地震后北川干部和百姓遭受的最沉重一击。

“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的英文名称是 Wenchuan Earth-

quake Taskforce,简称 WET。WET 是一支特遣部队,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而来。

看过北川地震第一时间所拍照片或录像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地震后天空一片黑暗,山在垮塌,只有南边的天空有一丝阳光透过来,要迎向光明,寻求生路,就必须穿越废墟,哪怕要经历那一段可怕的死亡之路。

经历地震以后,北川人的内心也如同一片废墟,看似平静,却暗藏惊险。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鼓足勇气,然后再进入这片废墟。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但我们不清楚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不知道战事会怎样演变、惨烈程度如何,但我们知道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面对废墟我们只能选择穿越,绝不能停留在原地!







## 第一章 访谈北川禹里乡党委书记 陈国兴

- 北川的蝴蝶与蜻蜓
- 陈国兴访谈录
- 北川的表情



## ○ 蝴蝶与蜻蜓

然而,进入北川之后,我才发觉我们原有的心理准备远远不够。

我们的初衷只是想做一种工作访谈。访谈的主题很明确:应急管理。访谈的流程也十分的程式化。起初因为偏于理性,访谈中许多信息都被我们忽略了。可是当我们反复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份份沉重的不幸时,我内心的某种情感被一点点触动、唤醒,然后扩散、弥漫,直至迎面袭来,无力阻挡。到全部访谈结束,原初的工作状态几乎荡然无存,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情感中,茫然无措,不能自拔。

的确,我们所面对的是刚从一场巨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通过访谈,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也渐渐成为我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震惊、悲伤及恐惧;逃避、坚强及希望,五味杂陈,齐聚心头。渐渐地,我感觉好像肩头被一种重物沉甸甸地压着,而心中有一种暗流不断地奔涌,却又无从宣泄。同我们的访谈对象一样,我可能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我们访谈的对象都是基层干部,因为工作的原因,地震前我对他们比较熟悉,相互间的接触也比较多,有一些曾经是我的工作伙伴,更有一些还是相处很不错的朋友。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在特殊的境况下是否能经受住考验,说句实话,我不是很有信心。因为特殊的体制与文化因素,农村基层干部往往生活在夹层里,他们面对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尴尬,也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

压力,同样,他们身上有着社会诸多的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基层干部甚至被妖魔化了,这对他们来说,多少还是有些不公平。

但是,突然到来的一场巨大灾难,把他们从体制与文化的禁锢下释放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单纯的人,面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考验,他们必须秉承自己的本性做出抉择。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具有清醒使命感可敬的人,他们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是人群中优秀的一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整个访谈经历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体验,从震惊到悲伤,再到深深的感动,最后,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悲怆与崇高感。在汹涌情感的冲击过后,我努力激发潜能投入工作,在悲伤过后找回自我的生命力,在失落之后奔向前面新的希望。

访谈带给我的身心负面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

2008年8月,“香港特种乐队”来灾区做“音乐疗伤”。一位香港按摩师把双手刚一搭上我的肩膀就吃惊地问:“你这里的压力怎么这么大?”原来,你的心可以被你骗,你的身体却是没法被骗的,心理的问题在身体上一定会反应出来,而且十分真实。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疑似”患者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自己得到一些宣泄,可要么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与空间来释放自己,要么当遭遇某种情感冲击泪水将要奔涌时,我却用“坚强”把它强压了下去。直到几天前,本书稿已进入修改阶段时,我才有机会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

夏老师是台湾心理咨询界的开创者,她以坚实的学术背景和柔软的博爱之心,给我做了一次心理疏导。说是疏导其实她很少说话,更多的是我在说。虽然谈话进行到一半便被工作打断,但面对夏老师不足十分钟,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这是“5·12”地震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泪,事后感觉身心都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仿佛又以被访者的角色重温了我们几个月以前进行过的访谈,历历情境,再现眼前;种种感受,重回心头。

昨晚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梦里我坐于分岔的路边,同行的几位伙伴正在犹豫往哪去,我却固执地说:“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回去北川……”

## ○ 陈国兴访谈录

2008年7月21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一大早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北川的路。

一过安昌镇大桥,就看见公路两旁挂着许多红底白字牌子,上面写着北川县各党政机关的名称。地震后的第十天,5月22日,北川县委县政府的临时办公点就设在了安县老县城安昌镇,而安县新县城已于几年前迁往距绵阳十几公里的花荃(gāi)镇。北川各单位都租用安昌镇的民房临时办公。

北川县安监局的牌子挂在一棵大树旁,安监局和国土局合租一个院子办公。安监局的所有人合用一间二十来平米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有五六位同志。局长的办公桌靠窗。周遭环境嘈杂纷乱。

陈局长身材高大、面容和善,言语间始终带着微笑。他的左脚似乎不方便,他解释说,那是地震中受的伤。简短的问候之后,转入正题。但正如我们所担忧的,一听说访谈,陈局长就面露难色,委婉拒绝。幸好有同行的老刘,他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在北川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跟陈局长以兄弟相称。短暂的眼神交流,陈局长默许了。

**受访人:**北川县安监局局长、原北川县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1日上午

**访谈地点:**安昌镇北川县安监局临时办公点

**访谈人员:**清华大学应急研究基地周玲;北师大社会发展研究所张誉译;绵阳市委党校张建、刘奇志

周玲:请您谈谈“5·12”那天的情况。

陈国兴:禹里是原来的北川老县城,是全县第二大乡镇。5月12号这天,我在乡上组织干部开会。村干部——村三职干部:书记、主任、妇女主任,还有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全体乡干部。正好这一天,我组织召开机

关行政效能建设动员会。会结束后，我们把大家请过来吃了点饭。饭吃规矩(结束)以后，我们刚好要上班，大概也就是2点24分——我是看了时间的，我从寝室里往出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突然之间开始摇晃了！我想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因为地震我见过呀。1976年平武地震我也见过呀，我说你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摇两下……我正走在一个巷道里，突然之间就大动了！我看到房子往下垮，我两边的房子、前面的房子往下垮，我正对门一堵墙，两米多高近三米的一个围墙倒过来了，我一让……围墙倒了以后，我一个箭步从围墙上跳下去……当时我的踝关节两处骨折。

周玲：啊！当时骨折啦？

陈国兴：当时就骨折了，我跳下去以后，我这只脚就没法动了。我看到周围的房子往下倒，我当时跳在一块菜园地里。如果围墙不倒，围墙我是翻不过的，我那天就已经塌在里面了。等我出来以后看，整个那一片儿，房子全部都倒了。我蹲在那里看周围，我第一感观就是：我不得活了！瞬间的时候，我说我绝对死了！因为像那种情况下，自身是感到没有生存的可能。那个震得太、太厉害了！房屋全部往下倒，前面的墙垮，后面的房屋往下倒，我就趁间歇的那一下……我听见这边有人喊说：“人塌到了，有两个人！”是那个老贾在喊，他说他母亲塌在里面了。我往这边一跑，我想去拉他一把，他说：“陈书记呀，这里塌到人了呀！”我刚要喊他一声，我就看见墙倒下来了，我要不是一个箭步跳得快，那也把我压塌在里面去了。

……一股烟雾过后，我反应过来，拄了一根农村搅面的面棍，一把撑着，双腿就站起来。我一看，想：禹里这次是毁灭性的灾难！我马上感到，肯定人员伤亡太重了。当时哭的哭，叫的叫，整个禹里全城哭喊一片。我拄着棍子，马上就动员老百姓，尽快地疏散到空旷的地方。当时还有余震，两边的房子还在落砖瓦块，我让老百姓往河边疏散。好在那天开会，村长、书记都在，机会非常之好。我这儿26个行政村，145个社，还有一个社区居委会，干部都在。村镇干部马上组织人员往河边撤。突然，我说：学校有问题！学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共有七所中小学校，1696个学生。我们政府大楼后面就是一所中学，也就是北川二中，叫“北二中”。

任家坪叫北川一中。当时我就跟李乡长分工，乡长就全力以赴去救学生，我来负责街上这一块。地震以后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四个6，就是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第二个电话我就打110；第三个电话打112。连拨三个电话都不得通，我就晓得这次灾难太大了……

周玲：开会一共有多少个干部？

陈国兴：那天开会一共150多个，包括村上的，机关单位，包括我们乡干部。

周玲：乡干部是多少人呢？

陈国兴：我们乡干部是37个。

周玲：干部里面有伤亡吗？

陈国兴：干部没有。我们37个干部没有一个伤亡的，唯一伤了就只有我，踝关节现在还是肿的。（笑声）……乡长赶到中学去，在中学组织中学教师疏散学生。禹里中学、小学，整个教学楼，上面两层是塌完了的，包括教师的宿舍，也是塌了的。最好的就是我们1696个学生，只伤了28个，死了一个。由于抢救非常及时，学生伤亡不大。

周玲：你们当时是怎么对学生施救的呢？

陈国兴：首先组织教师，然后是街上的青壮年。因为治城（注：即禹里，这是当地人对北川原县城的称呼）街是比较大的，又正在开会，干部也比较多。整个街上的城镇居民也比较多。我们一走在前面，他们就自愿来了，都是非常自觉的。

周玲：你说，教学楼的上面两层都垮掉了？

陈国兴：全部垮掉了。

周玲：那里面有学生吗？

陈国兴：有学生嘛，掏出来了，还掏了几十个学生出来。

周玲：没有学生被压死吗？

陈国兴：没有压死。教学楼垮下来的时候，底下全部是空的，包括楼梯口。我们有一座教学楼是三楼一底，只有一个巷道，只有一个楼梯口。整个三层楼的学生全部走一个楼梯口下，但整个楼是垮完了的，学生没有一个遇难。当时除伤了28个外，还有一个是重伤，那一个是晚上……当时如果救援及时，如果路通，或者有飞机，能够及时抢救，他是不会

死的。

周玲：当时禹里是不通路的，对不对？

陈国兴：不通路嘛，当时交通、通信全部是中断的。

张誉译：那个学生被压到哪儿了？

陈国兴：胸部、腿部，两只腿压烂了。他是晚上四点过才死的，就是12号的晚上（注：应该是13号凌晨四点）。当时我们医院也全部塌了，夷为平地。整个禹里，重伤126个，死亡42个。整个禹里是14500人，4300户。禹里伤亡也不是很大……

两点半地震以后，三点钟，我看了一下，我说县上也不给我们打电话，当时我很急。我看禹里灾很重，但我不知道北川县里……电话打不通，交通也中断了。三点钟我们把老百姓疏散到河边后，我马上就组织召开了一个会，成立了几个小组。开了五分钟的会，我点了几个副职，我们几个领导就分了工了。我把一个管农业的副乡长派出来，到北川县城去给县委报信。我专门又派了一个双鱼村的村长，叫李家友（音），他身强力壮的，又会骑摩托。我说：村长骑摩托，把陈乡长搭上，第一时间到县上去汇报我们禹里的灾情。我说你口述我们禹里现在存在哪几种情况，需要急救的哪几种情况。结果派出去就一去不复返！我是头一天下午三点钟派他们出去的，他们第二天晚上才走到北川。因为当时路中断了，余震不断，他们翻山，只能看着高压铁塔走，在深山老林里蹲了一个晚上。

周玲：问题是当时北川也进不去呀？你们知道临时指挥部设在任家坪吗？

陈国兴：当时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以为县城还是很好的，我以为地震最重的是我们禹里。一直等到第二天的下午，没有音讯。那个时候我就很急了，我马上又派我们清凉村的支部书记刘秉云（音）去，我又亲自写了一个便条，写上我们禹里现在整个的灾情——因为第二天我就基本清楚禹里的情况了。

周玲：您是说从禹里（街上）到村里也进不去？

陈国兴：很多村都进不去，道路全部垮塌了，没办法。翻山越岭我都把我的村干部派回去，第一时间要求他们把各个村的基本情况摸回来，我们才能掌握全乡的情况。第二天有的村已经把情况反馈回来了。



周玲：您是说13号？

陈国兴：对，13号的下午，有几个村没有回来，有十六七个村的干部回来了，把他们村上的基本情况——他们村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失踪了多少人，整个的房屋倒塌的情况，都已经给我们报回来了。

周玲：最迟那个村是什么时候报回来的？

陈国兴：最迟是14号的下午。……村上的情况报上来以后，13号下午我就写了便条让刘秉云送去县上。刘书记被派出去了以后，还是没有回来，我非常之急。14号晚上，我就准备亲自出去。但是我的踝关节骨折了以后，脚全部肿了。我（心里）说死了那么多人，受了这么大的灾，县上为什么不派人下来看一看关内（注：北川县城曲山镇以西被当地人称“关内”，曲山镇以东称“关外”）？我还比较抱怨。我当时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那天晚上我组织了二十个人——有干部，有街上的居民，我说抬都要把我抬出去！那天晚上我写了一个“紧急救助请求”。那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但是山路陡峭，抬不出去。我想，不能给大家增加麻烦。我就又派一个乡长——李乡长带着我写的“紧急救助请求”出去。我直接写的是“省委、省府”、“市委、市府”、“县委、县府”——我开头是这样写的。一式四份。我就给李乡长口述，教他怎样讲，怎样说，我说你就是“跪”，也要把救援人员给派进来！当时我是含泪写出来的呀！我说你要尽快地出去。李乡长是那天早上六点钟准时出发的。下午他就到达擂鼓（镇）了。他一去就碰到我们四川武警总队的参谋长、副总队长邓厚明（音）大校。他马上就把“紧急救助请求”给邓参谋长。邓参谋长一看，说：“禹里灾情太严重了，必须去！”参谋长带队当夜就出发了，那天晚上他带着七百多个官兵在山上还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他们到了。

周玲：您是说您的乡长是碰巧碰到邓参谋长的？

陈国兴：对，是碰巧碰到的，如果不是碰巧碰上，部队还来不到这么快。邓参谋长带着710个人，一共四个支队来了。部队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外面整个的情况，他们说北川已经夷为平地！

周玲：这支武警部队是您这里的第一支外援是吗？

陈国兴：是的。9点钟他们到了以后，我们就开会，开到晚上的两点钟。我先给他们汇报，然后我们研究具体的方案。地震以后有几大问题急